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子遺書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貢生臣郭坦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高子遺書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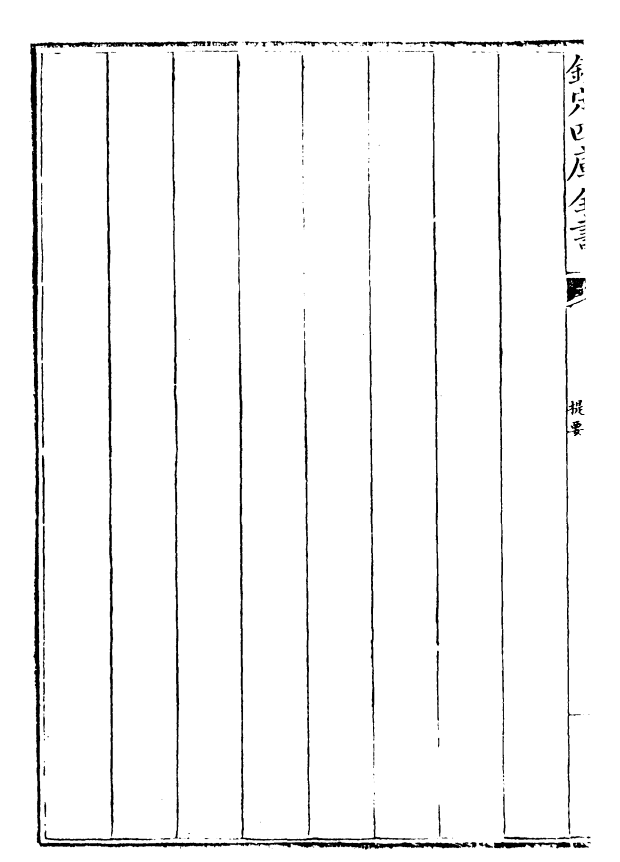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高子遺書十二卷附錄一卷明高攀龍撰攀龍有周易易簡說已著錄攀龍出趙南星之門淵源有自其學以格物為先兼取朱陸兩家之長操履篤實粹然一出于正初自輯其語錄文章為就正錄後其門人嘉

善陳龍正編為此集凡分十二類一曰語二曰劄記三曰經說辨贊四曰備儀五曰語錄六曰詩七曰疏揭問八曰書九曰序十曰碑傳記譜訓十一曰誌表狀祭文十二曰題跋襍書附錄誌狀年譜一卷其講學之語類多切近篤實闡發周密詩意冲澹文格清遒亦均無明末纖詭之習葢攀龍雖亦聚徒講學不免漸染于風尚然嚴氣正性卓然自立實

非標榜門戶之流故立朝大節不愧古人發
為文章亦不事詞藻而品格自高此真之所
以異于偽歟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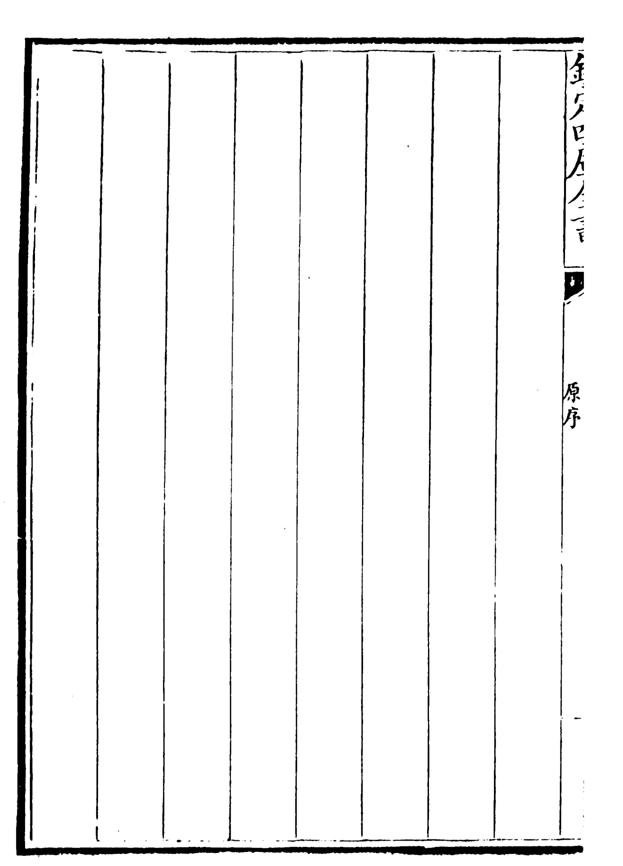
高子遺書原序

以言為道無弗離也以身為道無弗貫也知欲侔乎上聖而行不踰中人則知行離矣静時彷彿若有得焉動而失之則動静離矣誠為之誠有之其又何離焉高子之學不率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宗善無聲無臭之善踐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日所謂知性所謂復性胥於此乎在是故誨一學也學一識也天下之理患不一不患不貫一則自能貫矣求一於講辨一何在哉致一

於吾之為道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疇不一者人之嗜慾無出於色利名極之為死生高子超超乎皆蟬蜕焉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高子雖雖乎切切乎皆凖繩而無妄焉觀其坤能是以信其乾知身修於百年之内而精神乃足動乎無窮之後世蓋本朝大儒無過文清文成高子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獘勝於王至乎修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於此不一不成儒者况成聖賢潔且方而未聞道則誠有之聞道而淄其躬毀其

方者未之有也然道脈自朱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自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無次恐其久而愈紛敬彙為十二卷凡於不欲垂不必垂者胥已之寧簡毋繁為後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

崇禎辛未九月壬申門人嘉善陳龍正謹序



高子遺書卷一

明 高攀龍 撰

語一百八十二則

學必繇格物而入

有物必有則則者至善也窮至事物之理窮至於至善處也

格物是隨事精察物格是一以貫之

大學不是無主意的學問明德親民止至善主意也格

者格此

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良知也因其已知而益窮之至乎
其極致良知也

格物不至極處多以毫釐之差成千里之謬

格致至一旦豁然知性矣

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

千變萬化有一不起化於身者乎千病萬痛有一不起
病於身者乎此處看得透謂之格物謂之知本故曰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或曰修身為本有何難知而須物格知至曰莫輕看了世間迷謬顛倒都縁這些子不透

曰自天子至於庶人盡乎人矣曰壹是盡乎事矣而皆以修身為本實信得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格物愈博則歸本愈約明則誠也

窮理者格物也知本者物格也窮理一本而萬殊知本萬殊而一本

學者以知至為悟不悟不足以為學故格物為要

程子曰不知格物而欲意誠心正身修未有能中於理者古今學者之病大率在此

朱子曰欲誠意者必先格致然後理明心一所發自然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也又曰知有不至即其不至之處惡必藏焉以為自欺之主又曰格致比治平則格致事似小然打不透病痛却大無進步處治平規模雖大然縱有未盡

病痛却小皆至到之言也

無工夫則為私欲牽引於外有工夫則為意念束縛於中故須物格知至誠正乃可言也

孟子七篇句句是格物而性善又是格物第一義知到性善方是物格孟子說聖人人倫之至又說不堯不舜便賊君賊民聖人人倫之至豈人人可為人不為聖人豈便至賊君賊民不知人倫之至處正是人人可能處乃人之性也所謂仁也出乎此即是不仁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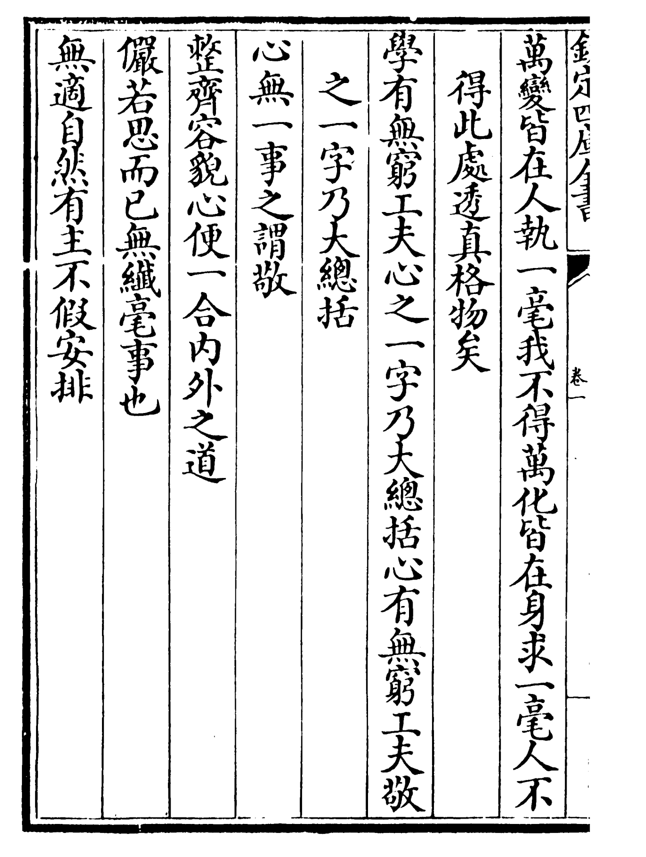
閒更無站立處所謂窮至事物之理者如此

朱子謂人之所以為學心與理而已學者必默識此心之靈而端莊靜一以存之知有萬物之理而學問思辨以窮之此聖學之全也論者以為分心與理為二不知學者病痛皆緣分心與理為二朱子正欲一之反謂其二之惑之不可解久矣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格物以理言也致知以心言也繇此觀之可見物之格即知之至而心與理一

矣今人說著物便以為外物不知不窮其理物是外物物窮其理理即是心故魏莊渠曰物格則無物矣此語可味也

古本大學說格物本自明白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只緣以此二語為錯簡故格物遂成聚訟然程朱工夫原不異本旨何以不曰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而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曰格物而不知本不謂物格知本之謂物格故知本之謂知至



萬變皆在人執一毫我不得萬化皆在身求一毫人不
得此處透真格物矣
學有無窮工夫心之一字乃大總括心有無窮工夫敬
之一字乃大總括
心無一事之謂敬
整齊容貌心使一合内外之道
儼若思而已無纖毫事也
無適自然有主不假安排

千聖萬賢只一敬字做成

性不可言聖人以仁義禮智言之心不可言聖人以敬

言之

不知敬之即心而欲以敬存心不識心亦不識敬

人之生也直敬以直內而已人之生也直本體也敬以

直內工夫也

無妄之謂誠無適之謂敬有適皆妄也

程子曰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主則有意在是誠

者本體也敬者工夫也不識誠亦不識敬不識敬亦不識誠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人心如何能無適故須窮理識其本體所以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而已故居敬窮理只是一事

識得仁體以誠敬存之存之之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費纖毫之力可謂明白矣今之重攝持者惟恐不須防檢等語開恣肆之端重解悟者

惟恐誠敬存之之語滋拘滯之獘何耶

朱子立主敬三法伊川整齊嚴肅上蔡常惺惺和靖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言敬者總不出此然常惺惺其心收斂一著意便不是葢此心神明難犯手勢惟整齊嚴肅有妙存焉未嘗不惺惺未嘗不收斂內外卓然絕不犯手也

物格知至實見得天人一古今一聖凡一內外一主一工夫自妙矣

人心放他自繇不得

心中無絲髪事此為立本

理不明故心不靜心不靜而别為法以寄其心者皆害

心者也

孔子操則存四句畫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真像

吳康齋曰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揺動只常常安頓

在書上庶不為外物所勝安頓二字大有害儒者不

徹性命大率繇此於揺動處正好下工夫尋向上去

也

人心戰戰兢兢故坦坦蕩蕩何也以心中無事也試想臨深淵履薄冰此時心中還著得一事否故如臨如履所以形容戰戰兢兢必有事焉之象實則形容坦蕩蕩澄然無事之象也

一念靈明照耀今古然人心所覺以為歷歷分明者非真明也是有意焉時起時滅者也真明者其明命乎古人顧諟蓋實體如是非見也有見則妄矣

此心廣大無際常人局於形囿於氣縛於念蔽於欲故不能盡盡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天無際性無際心無際一而已矣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真知天自是形體隔不得觀天地則知身心天包地外而天之氣透於地中地在天中而地之氣皆天之氣心天也身地也天依地地依天

天地自相依倚心依身身依心身心自相依倚剛柔相摩如此纔著意便不是

天在人身為天聰天明為良知良能率其自然便是道參不得絲毫人為

六經皆聖人傳心明經乃所以明心明心乃所以明經明經不明心者俗儒也明心不明經者異端也

無雜念處即真精神去其本無即吾固有

白沙曰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若非千休亦無一念

當得大忿懥大恐懼大憂患大好樂而不動乃真把柄也

心即精神不外馳即内凝有意凝之反梏之矣

心要在腔子裏是在中之義不放於外便是在中非有所著也故明道說未發之中停停當當直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則不是放之謂也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不放之謂也

朱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

塞處最為親切朱子發明程子之言亦最親切矣蓋天地之心充塞於人身者為惻隱之心人心充塞天地者即天地之心人身一小腔子天地即大腔子也

仁不能守之未仁也仁則安故云守

必有事焉是集義集義是直養操則存者必有事之謂舍則亡者忘之謂也

人之生也直本體也以直養而無害工夫也

人與物同一氣也惟人能集義養得此氣浩然其體則

與道合其用莫不是義故曰配義與道

孟子心之官則思思則虛靈不昧之謂思是心之睿於心為用著事之思又是思之用也

動則著事靜則著空無有是處

一念反求此反求之心即道心也更求道心轉無交涉須知動心最可恥心至貴也物至賤也奈何貴為賤役

知言則知道氣自浩然浩然之氣即天也天不動故孟子不動心在善養浩然之氣若不知天欲此心作得

主定如何可得

明道曰人心必有所止無則聽於物此不動心之道也心是定他不得的越要定他越不可定惟是止於事則自定物各付物之謂也格物者格知物則各還其則物各付物也

不以天明心心不可得而明也不以心明天天不可得而明也

心之仁如目之明耳之聰目本明耳本聰心本仁本體

也明者還其明聰者還其聰仁者還其仁工夫也

何以謂心本仁仁者生生之謂天只是一箇生故仁即天也天在人身為心故本心為仁其不仁者心蔽於私非其本然也

人身內外皆天也一呼一吸與天相灌輸其死也特脫其闔闢之樞紐而已天未嘗動也

欲竝生哉昆蟲草木不可自我摧折

朱子謂學者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三年無不進者

嘗驗之一兩月便不同學者不作此工夫虛過一生殊可惜

惟天理至靜

濂溪主靜主於未發也

主靜之學要在慎動

言動一差虛明無事中如水著鹽如麪著油欲靜而不可得人生無穿窬之事則無穿窬之夢非禮不動皆如不為穿窬心自靜矣

靜中看工夫動中看本體工夫未是靜中作主不得本
體未真動中作主不得
工夫不密在本體不徹本體不徹又在工夫不密
學無動靜其初靜以澄之至不緣境而靜不緣境而動
乃真靜也
靜如是動不如是者氣靜也靜如是動亦如是者理靜
也
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氣靜者定久

氣澄心氣交合而靜也理明則氣自靜氣靜理亦明兩者交資互益以理氣本非二故默坐澄心體認天理為延平門下至教也若徒以氣而已動即失之何益哉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但自默觀吾性本來清淨無物不可自生纏擾吾性本

來完全具足不可自疑虧欠吾性本來蕩平正直不可自作迂曲吾性本來廣大無垠不可自為局促吾性本來光明照朗不可自為迷昧吾性本來易簡直截不可自增造作

顯諸仁即體即用藏諸用即用即體

道有體用焉其用可見而其體難明其體可明而其用難盡故君子致知力行必交勉也

復以自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

朱子曰必因其已發而遂明之省察之法也吾則曰必因其未發而遂明之體認之法也其體明其用益明矣

真知天命可畏是真慎獨

龜山曰天理即所謂命知命只事事循天理而已言命者惟此語最盡

式和民則順帝之則有物有則動作禮義威儀之則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所為聖賢傳心之學在此

其實無一事不要惹事

因物付物者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也此程門心法之要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因物付物之謂也

有物有則之謂在物為理因物付物之謂處物為義

儒者之學只天理二字最微可以自詣而難於名言明道津津言之伊川晦翁皆體到至處

窮理者天理也天然自有之理人之所以為性天之所

以為命也在易則為中正聖人卦卦拈出示人此處有毫釐之差便不是性學

門人厚葬何以為不可使門人為臣何以為欺天只此二事可體認天理春秋一書無一事不是此理也

天理既明如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如度量設而不可欺以長短合此則是不合此則非以此好惡以此用舍以此刑賞

易簡而理得矣中庸其至矣乎聖人示人竭盡無餘天

理於此而見

朱子曰天地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不容毫髮意思安排不容毫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此究竟處也所謂天理者如此

一念反躬便是天理故曰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問知覺之心與義理之心何如朱子曰纔知覺義理便在此纔昏便不見了又曰提醒處便是天理更别無天理繇此觀之人心明即是天理不可騎驢覓驢

見衰冕與瞽者何以必作必趨見負版者何以必式入公門何以鞠躬割不正席不正何以不食不坐有安排乎則非聖人無安排乎豈非無隱乎爾

擇善擇其天然不已者而已固執執其人為不參者而已

朱子謂孟子道性善是第一義若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學者信關最難過此關不過雖知可欲之善亦若存若亡而已

離却生無處見性而孟子所謂性與告子所謂性所爭
只在幾希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理欲之界截然各别不可有一毫之混聖凡之體渾然
無二不可有一毫之歧
不誠無物參前倚衡立卓誠後自然如此
既得後須放開蓋性體廣大有得者自能放開不然還
只是守不是得蓋非有意放開也
道性善者以無聲無臭為善之體陽明以無善無惡為

心之體一以善即性也一以善爲意也故曰有善有
惡者意之動佛氏亦曰不思善不思惡以善爲善事
惡爲惡事也以善爲意以善爲事者不可曰明善
性可默識不可言求何者性無形體安得以言形之惟
吾夫子以中庸二字言性故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
末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中庸一書只說得一性字
而已非夫子不能傳此二字非子思不能傳此一書
有云不覩不聞之時者矣有云不睹不聞之體者矣云

體者無時而不在體即時也云時者無時而不體時即體也戒謹恐懼即時即體也為物不二者也

唐虞言中至子思始明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萬古於此明中於此明性於此明道朱子謂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信哉

龜山門下相傳靜坐中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是靜中見性之法要知觀者即是未發者也觀不是思思則發矣此為初學者引而至之善誘也

聖人之所謂庸皆性命也常人不著不察之倫物庸而非中矣故庸而非聖人之庸聖人之所謂中皆日用也二氏不倫不物之明察中而非庸矣故中而非聖人之中

明道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停停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又曰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靜則直內動則因物此心常復於未發而寂然不動矣此謂復性

佛氏最忌分别是非如何紀綱得世界紀綱世界只是
非兩字聖人因物之是而是之因物之非而非之我
不與也此所以開物成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天體物而不可遺詩所謂上帝臨
女出王游衍實體如是雖不戒謹恐懼不可得也
費隱二字奇哉形形色色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故
聖人只於彜倫日用盡道其間絶無聲臭之可即人
以為卑近無奇而不知皆至誠之微妙顯之微者人

不知也故舉鬼神微之顯者形之費者顯也微者隱也微之顯所謂費之隱也

明自誠而發見者性之本體也誠自明而悟入者教之工夫也中庸專明性教二字

本體即工夫者中庸而已聖人於乾之九二言之工夫即本體者敬義而已聖人於坤之六二言之

亘古亘今塞天塞地只是一生機流行所謂易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便見繼之者善

天地之化息息而易故萬古不易謂有不易之易變易之易是二之也

大易教人息息造命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其所由來者漸也既已來矣寧可逃乎辨之於蚤如地中無此種子䄇從何來

六十四卦大象皆曰以聖人渾身是易也以此洗心以此齋戒原來非此不為洗心不為齋戒

先儒謂天地間原有一部易開眼便見聖人不過即其

所見者摹寫之耳信然哉天尊地卑章易已昭昭於

吾前矣

繼之者善是萬物資始成之者性是各正性命元特為

善之長耳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繼之者

皆此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成這物方有這性故至利貞始言性情

貞之義大矣哉四時以貞為冬〻四德以貞為智隆冬之

時萬象寂然無朕大智之人一點伎倆不形中庸尚

絅大易藏密入德於此成德於此謝上蔡去一矜字

而曰仔細簡點病痛盡在這裏至哉言矣

羅整菴曰聖人所謂太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

指出此理以示人不是懸空說此語最精切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此所謂至善朱子謂純

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最盡

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人

心止於至善便如此易言天地即是言聖人言聖人

即是言人心道無天人凡聖也

明道先生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一語便可見易

此體不可形狀孟子名之曰浩然之氣即易體也

明道又曰妄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又曰形而上者乃密也發密義無餘藴矣

易心體也無思無為人以妄思妄為失之故夫思也者

思其無思者也為也者為其無為者也思則得之之謂思其無思行所無事之謂為其無為

言行最不可欺家人故家人曰言有物行有恒

隨之六二曰弗兼與故里克之中立鄧析之兩可鮮不為邪

伊川先生説遊魂為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説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

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自感自應非有別物

天地間感應二者循環無端所云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其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聖人祈天永命皆造命也我繇命造命繇我造

但知委順而不知盡道非知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者人自受形以後天地之性已為氣質之性矣非天地之性之外復有氣質之性也善反之則氣質之性即為天地之性非氣質之性之外復有天地之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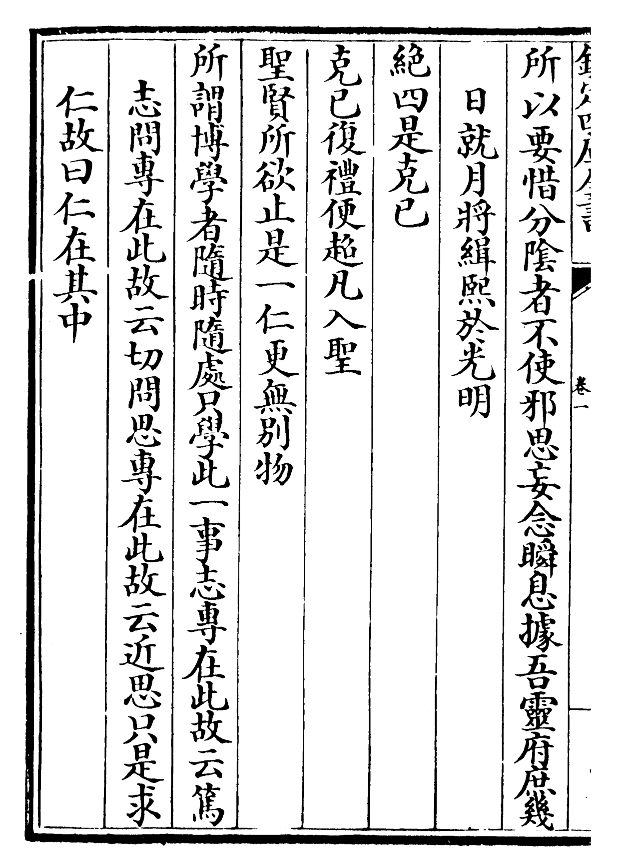
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潔淨淨如精金百鍊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為本四字

良知即明德也須止於至善故致知在格物曾子易簀

而卒便顯出箇曾子陽明至安南而卒便顯出箇陽明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曾子所以為曾子也陽明曰此心光明更復何言此陽明所以為陽明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萬念自然撇脫然不如悟到性上一物無有萬念自無係累也

每至夕陽簡點一日所為若不切實鍛錬身心便虛度一日流光如駛良可驚懼



所以要惜分陰者不使邪思妄念瞬息據吾靈府庶幾
日就月將緝熙於光明
絶四是克己
克己復禮便超凡入聖
聖賢所欲止是一仁更無別物
所謂博學者隨時隨處只學此一事志專在此故云篤
志問專在此故云切問思專在此故云近思只是求
仁故曰仁在其中

山木不幸當大國之郊人生不幸處適意之境

逐物則憂反躬常樂

安莫安於知足危莫危於多言貴莫貴於不求賤莫賤於多欲

人生安得事事如意惟不如意事來不為所累其權在我可事事如意也

矜細行最得力

話不可驕快說事不可驕快作

滋味入口經三寸舌間耳自喉以下珍羞麤糲同於冥然奈何以三寸之爽輕戕物命乎豈惟口腹百年光景三寸滋味耳有以須臾之守垂芳百世有以須臾之縱遺臭萬年亦可思矣

見人一善忘其百非此待人之法也終身行善一言敗之此持己之戒也

聖人見得事事無能是躬自厚處見得人人有善是薄責於人處

鄉原曰生斯世為斯世也善斯可矣便是強力人也推
仆了君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便是
醉夢人也喚醒了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定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得天下不為定守也學聖人之學而不辨此如築室
者無基堂構安施乎種樹者無根灌溉安施乎
講學者講其所行者也不行則是講而已矣非學也
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足

為賢子弟矣

正公言才有善不善恐非定論性既善才豈有不善迷於性則不善復於性則善如反掌然能反者乃才也

念菴曰但知即百姓之日用以證聖人之精微不知反小人之中庸以嚴君子之戒懼此語透盡講良知者末流之獘

一日克己復禮無我也佛氏曰懸崖撒手近儒亦曰擠皆似之而實非何者以非聖人所謂復禮也或曰真

為性命人被惡名埋沒一世更無出頭亦無分毫掛帶此是欲率天下入於無忌憚其流之弊弑父弑君無所不至

不識本體而操持念頭以為居敬解釋經書以為窮理是養荑稗者也既識本體但保任一靈不知精義復禮者是五穀不熟者也

言赤子之知能百姓之日用是矣試看鄉黨一篇聖人動容周旋中禮赤子能之乎百姓能之乎故聖學要

在禮義

君子一點畏心至王安石滅盡一點恥心至馮道滅盡

後世小人無忌憚有此兩途

天下事敗於邪見之小人無見之庸人偏見之君子

事之不可救藥者在小人不自知其為小人轉認君子為小人其始也失於上無教化其終也失於上無用

舍

君子必有所短小人必有所長君子難親小人易比故

世人於君子惟見其短於小人惟見其長無怪乎好
惡乖方用舍倒置

天下不患無政事但患無學術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
人者存乎其心學術正則心術正心術正則生於其
心發於政事者豈有不正乎故學術者天下之大本
末世不但不明學且欲禁學若之何而天下治安也

政事本於人才舍人才而言政者必無政財用本於政
事舍政事而言財者必無財

足民方救得國之不足有若盍徹乎正言足用之道有若要在源頭上做來哀公要在末流上補救其實末上如何補救得

有問錢緒山曰陽明先生擇才始終得其用何術而能然緒山曰吾師用人不專取其才而先信其心其心可托其才自為我用世人喜用人之才而不察其心其才止足以自利其身已矣故無成功愚謂此言是用才之訣也然人之心地不明如何察得人心術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皆得之於學也

明道先生之言句句是真悟此方是真修晦菴先生之言句句是真修此方是真悟

文公聖賢而豪傑者也故雖以豪傑之氣槩終是聖賢真色文成豪傑而聖賢者也故雖以聖賢學問終是豪傑真色

先儒惟明道先生看得禪書透識得禪弊真

朱子傳註六經折衷羣言是天生斯人以為萬世即天之生聖賢可以知天命矣

高子遺書卷一

高子遺書卷二

明 高攀龍 撰

劄記四十六則

有一事當前必曰如之何如之何思之思之自有至當處慊於吾心同乎人心者此便是至善

不存心不可知性不知性不能存心

心無出入所持者志也

收拾全副精神只在一處

道無聲臭體道者言行而已

孝弟二字終日味之不可窮終身行之不可盡下學上達在此

人心纔覺便在腔子裏不可著意

晦菴先生曰瞬息不存便是邪妄伊川先生曰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參觀二語可以見有事勿正之義

盧玉溪曰聖賢千言萬語論道只在遏人欲以存天理

論治只在進君子而退小人

仁與智藏諸用禮與義顯諸仁

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問門人曰腔子外是何物要思得之

吾嘗出入於佛老而知總不如一敬字

有憤便有樂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平日無憤無樂只是悠悠

程子曰意必固我既亡之後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

此為復性

心與理一而已矣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識義理而心體未徹者入於見解見心體而義理未徹者入於氣機

或疑程朱致知為聞見之知不知窮至物理理者天理也天理非良知而何或疑文成格物為玄虛之物不知各得其正正者物則也物則非天理而何落於聞見墮於玄虛者其流獘也然而立教之本有虛實之

辨焉物理實則知亦實從義理一脈去故曰擇善固執而好善惡惡之意誠知體虛則物亦虛從靈覺一脈去故曰無善無惡而好善惡惡之誠替矣毫釐千里蓋繇於此

王文成曰吾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得來其致知之功何如乎其所經歷體驗處皆窮至物理處也身繇程朱之途口駁末學之獘猶之可也學文成者口襲其到家之語身不繇其經歷之途良知從何得來

顯言知本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之本也微言知本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之本也

殀壽不貳此念也造次必於是此念也顛沛必於是

此念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只一時字本體工夫具在洋洋乎

發育峻極者此也優優乎三千三百者此也

知時則知幾故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道之不可須臾離也莫見莫顯也中和也皆悟法也戒

謹恐懼也慎獨也致中和也皆修法也

天然一念現前能為萬變主宰此先立乎其大者

致一則密

不至於密安得吉凶與民同患而神以知來智以藏往乎

主一二字最盡一者本體主者工夫

楊龜山先生致知格物蓋言致知當極盡物理也理有不盡則天下之物皆足以亂吾之知思斮於意誠心

正遠矣此程門格物的傳也

至靜中凡平日行不慊心者一一顯現故主靜要在慎獨

天下至奇特總是至平常聖人神化不過百姓日用然非千窮萬究不能信得道理只是如此

惡念易除雜念難除惡念盡是誠意雜念盡是正心

邵子言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此言易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此言太極也

亥子中間即一動一靜之間

當下即是此𪰼識要法也然安知其當下果何如朱子曰提醒處即是天理更別無天理此方是真當下

擇乎中庸得一善者復於未發也少加毫末便復失之拳拳服膺弗失者純於未發也

中庸言道不可須臾離顧涇陽先生曰此不可離是人真念頭上一點過不去的所在此心與道合則安與道離則不安試想此念頭於何而來便識得本體矣

余謂此一點過不去的有兩樣查考若在事上背理而不安則應用有時於須臾之義尚疎若在心上違仁而不安則體道無間於須臾之義方密

道者率性之謂天下豈有須臾離性之人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元公純公之於易也深乎獨得其至微以洗心藏密矣康節之妙於象數正公之發明義理文公之歸本卜筮皆卓絶漢儒孰得而奪諸

易之本體只是一生字工夫只是一懼字

夫子去魯十有四年與二三子棲遲容與其進德修業有不可知之妙所以賛易大旅之時義

持志之象如猫捕鼠如雞抱卵

敬者心之貞也貞則元矣故求仁莫如敬

程子謂栽培生意在六經先得根本然後可言栽培根本自六經得之生意亦自六經培之所謂好古敏以求之者與

朱子一派有本體不徹者多是缺主敬之功陸子一派有工夫不密者多是缺窮理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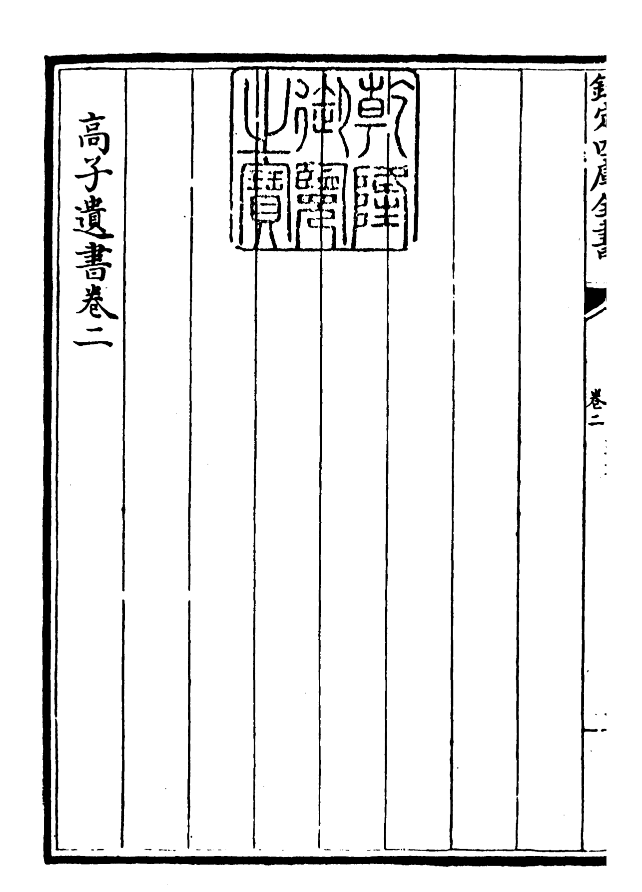
窮至無妄處方是理

心復於性則無飢渴之害

元亨利貞皆善也元而亨而利而貞貞而復元故曰繼之者善元始之故曰善之長天地一闔一闢吾人一呼一吸繼繼而不已者皆是此件故曰生生之謂易

孟子道性善而必稱堯舜者何也性無象善無象稱

堯舜者象性善也若曰如是如是云爾此須在思慮未起時認取思慮未起時便是此件剛健中正純粹精求與堯舜一毫不同者不可得也及動念便差動步便差求與堯舜一毫相同者不可得也繇其同故人皆可為繇其不同故不可不為何以為之曰堯舜所不為者斷不可為所以為堯舜也



高子遺書卷二